

献给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

抗美援朝中的女兵

董仁棠 著
赵连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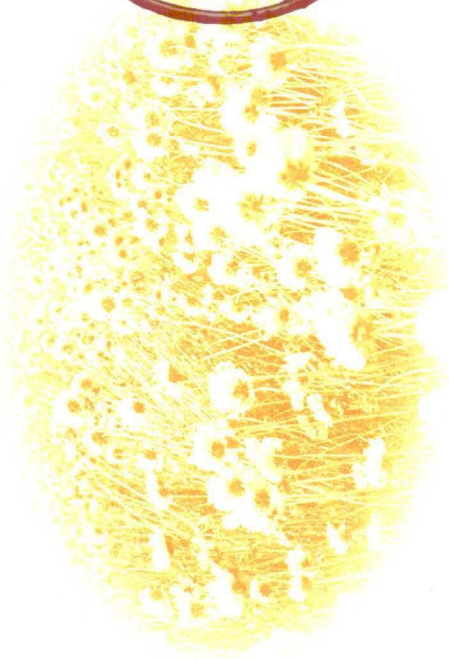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抗美援朝中的女兵

董仁棠 赵连芳 著



献给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四十五周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秀梅

装帧设计:安 璐

责任印制:郭淑杰

抗美援朝中的女兵

Kangmei Yuanchao Zhong De Nübing

董仁棠 赵连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黑龙江省肇东市粮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1/32·印张 10·插页 2·字数 24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1104-4/I·1078 定价:15.0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肇东市二合路 1 号

前 言

抗美援朝战争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伊始,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美帝国主义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 2 年 9 个月,至今已胜利 45 周年了。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祖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就在这个英雄群体里,还有一些最可爱的女兵。她们在卫生、文艺、新闻、文教和机关部门等各种岗位上默默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美妙青春。她们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与锻炼,创造出许许多多使人怦然心动的英雄业迹。有一个女兵,就有一串动人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令人追寻。她们以自己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写不完的春秋,唱不完的风流”史诗。她们还以女性特有的娇柔的爱心与温馨,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女兵与男兵之间的那种多姿多彩的挚爱亲情和血肉丰满的灼热爱情。

我虽然亲历了这场战争,但由于我自始至终在基层工作,也只能尽我有限的所知,从一个局部的侧面来反映女兵们的工作与战斗生活的经历和风采,不可能描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女兵的整体形象。可谓满园梨花朵朵,难观全貌,这里谨采撷几朵耐人寻味的花瓣。

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45 周年之际,我想通过这部薄册粗

描,使读者能够对志愿军女兵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和平、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伟大胸怀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有所感受,并给予应有的珍惜,我将衷心感谢大家的厚爱!

作者

1998年7月21日

于北京

第一章

夜幕降临，满天繁星。

星星家族疑惑地眨着眼睛，从几亿光年之遥俯视着不停运转的小小寰球，好像感到这个不堪负重的世界，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呜呜”——随着一声雄壮的汽笛，列车开始移动了。

车上车下的人喧声似涛，互相说着告别的话、祝福的话、期望的话……

许多人扶着车门呜呜地哭了，送行的人脸上也挂着泪水，望着列车开去的方向，一直等列车消失在夜幕中。

这是一趟执行军运任务的闷罐专列，它深知肩负的光荣使命，迈开大步，喘着粗气，亮起圆圆的眼睛，由南向北，急速奔驰。

乘坐这趟列车的男女青年，都是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中学生、大学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北京的、山东的、湖南的、湖北的、山西的……

列车中部的一节车厢里，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大都是“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的年龄，青春之火刚刚点燃，她们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正是生命的花季。16岁的花总是开得最美、最灿烂，16岁的雨季总是最长、最朦胧，16岁的梦最多、最浪漫，16岁的日子每天都是鲜嫩的啊！

周毅躺在草铺上，心潮澎湃，她想使足劲儿让自己快步进入梦乡，但她仍很兴奋，翻腾的思潮使她无法入睡。校长给他们讲话的

声音在她的耳边萦绕：

“同学们，以前你们是徜徉于书海的学子，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了，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我校的骄傲！你们脱下校服换戎装，放下书包扛起枪，昔日同学今战友，走出课堂上战场……”

柳千挨着周毅。在学校里，她和周毅是最要好的，做什么事都形影不离，就连上厕所也要相约一起去，同学们都说她俩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她觉察到周毅没入睡，本想同周毅说几句悄悄话，但又不忍心给她添乱，她想秘密地帮助周毅把睡意“捉拿归案”。

其实，柳千也是浮想联翩，脑子里像在过电影，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闪过去。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她们和同学们唱《离别歌》，特别是唱到“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战场”的时候，大家的热泪不住地流淌下来。

尽管姑娘们躺的姿势各种各样，但却听不到酣睡之声，她们的生物钟都是牛犊拉车乱了套，谁也睡不着，她们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烧灼着。她们都像烙发面饼似的，翻来覆去，辗转的动作，揉得身子底下的铺草咔嚓咔嚓响，这声音像似发出叫苦：“小姐妹，高抬贵体，轻点压，我这瘦弱的身体经不起折腾！”

柳千是个恬静、端庄而深沉的姑娘。她被这整夜晃荡作响的狭小天地弄得难以安静。时间难熬，沸腾的血液涌进耳腔，嗡嗡作响，她实在按捺不住了，下决心伸出手去捅捅周毅，努嘴贴近她的耳朵，压低声音说：

“周毅，睡着了没？”

“睡不着。”

“想啥？”

“我在消化校长的讲话。你呢？”

“我也是。”

“好啊，这真是两挂鞭一齐放，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咱俩挑战。你敢不敢？”

“挑战啥？”

“到了朝鲜战场，看谁先给母校寄立功喜报！”

“我应战。”

“好，就这么着。一诺值千金，说话讲信誉！”

“军中无戏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周毅和柳千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颗火热的心，跳得“呼呼”响。两个女兵一个梦。柳千捏住周毅的肩膀，周毅只觉得心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人都这么说，做梦是各做各的，没有大伙商量商量一块做的，今夜，却是个例外，这些姑娘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定要向母校、向祖国人民、向毛主席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夜，还是那个夜，今夜，为啥这么长？女兵们都觉得时间凝固了，钟表停了，地球不转了！这种自我感觉就像一次步入军营前的精神拉练。

讨厌！睡不着，事就多，这一夜，整个车厢一时也没消停，这个起来“方便”完了，紧接着另一个又起来“方便”，在车厢角落的两个“方便”桶都快满了。姑娘们都犯了一个毛病——“失眠症”。

列车突然向前纵了一下身子，速度又加快了。

咕隆咕隆，咕隆咕隆……

小不点儿邳玉英，将耳朵紧贴在枕头上面，细心倾听着列车的节奏，好像在说：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啥时到达目的地？邳玉英心里计算着时间，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

深秋的太阳，半点也没偷懒，她按时起床，把红彤彤的脸洗得

干干净净，修饰好容貌身体，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了起来，从车门的缝隙中射进来一束光线。

郅玉英似乎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绚丽的阳光，“忽”地一下站起来，奔向车门，用力将车门推开，她像吃了喜糖一样，奶声奶气地叫起来：

“啊——太阳！啊——大海！啊——长城！快来看啊，整个一幅壮丽的画卷！”

姑娘们闻声都一骨碌爬起来，20多张娃娃脸挤满了车厢门口，一个个瞪着眼，张着嘴，就像一窝雏燕在等待着爸爸妈妈送来美食佳肴似的。

磨盘大的太阳，笑咪咪的，好像对姑娘们说：“你们好！”

滔滔渤海湾，卷起一簇簇浪花，“哗哗”地拍打着岸边，好像给姑娘们的热烈掌声，欢送她们开赴朝鲜前线。

万里长城，将巨臂举向湛蓝的天空，向姑娘们高呼：“预祝你们首战告捷！”

“假如我们现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唱《东方红》那该是什么感觉？”北京姑娘敖英激动地说。

“就像接受毛主席检阅一样！”山西姑娘周毅说。

“这时在泰山之巅看日出，该有多壮观！”胶东姑娘史秀兰触景生情地说。

“在渤海湾的大风大浪里潇洒一把，不是更刺激吗！”枕着渤海的涛声长大的姑娘孙桂琴说。

“没错儿。我们青年一代的生活就应该是风雨雷电！”周毅说。

“风雨雷电是啥意思？”孙桂琴说。

“生命不赋予理想，活着就毫无意义！”周毅说。

“对，我们应当有一个灿烂的16岁，17岁，18岁！”柳千说。

“战友们，我有个建议！”郅玉英在学校里就是活跃分子，能歌

善舞，素有“玉女歌手”之称，她经常在节骨眼儿出节目。

姑娘们应声停止了憧憬般的议论。

“小不点儿又有啥高招？”周毅说。

“我们没有条件升国旗，可以唱国歌嘛！赞成的举手！”邳玉英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说。

20多只手齐唰唰地举起来。

“好，一致通过。现在各自站好！”邳玉英毛遂自荐，充当了总指挥。

这种时候没有不听话的，姑娘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昂首，挺胸，收腹，垂手，摆出一副立正姿势，个个都像训练有素的战士。

邳玉英在定音，她有亲身体会，要唱好一首歌，起头很关键，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在学校里，有一次她指挥唱歌，就因为没起好头，挺好的一首歌硬砸在她手里了。这次万万不可出洋相。她安安神，定定心，开始领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预备——唱！”

邳玉英的两只手臂在空中舞动着，划出一道道弧线。姑娘们都拿出饱满的激情，放开喉咙，随着邳玉英的节拍唱着：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姑娘们的歌声，回荡在长城角下，震撼着红日照遍的辽西平原，与渤海的涛声融汇在一起。

姑娘们的热血在血管里奔涌，一双双又大又圆的晶亮的黑葡萄眼睛里面似有股火苗在跳动，她们就像真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进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样。

发出“哐哐”响声的列车，风驰电掣般继续向北方开进，车外的

电线杆、树木、村庄和旖旎风光急速退去……

二

T市火车站。

600多米长的月台上，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歌声和着笑声，鲜花伴着彩旗。他们是来迎接新兵列车的。

师长在月台上来回踱步，一次又一次地抬腕看表。机关干部代表，部队代表，还有东北三省的女兵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挺着腰杆，跷着脚跟，不断地向南方眺望。

“如果正点，还有5分钟就到了。”师长对宣传科长说。

“呜——”，真准，说话间，车头上挂着大红花、披着彩带的运兵列车，欢呼着进站了。车头“哧”的一声吐出了一口大气，徐徐停了下来。

瞬间，漫天鞭炮作响，锣鼓震耳欲聋，彩旗迎风招展，锁呐吹得又尖又脆，秧歌队撒欢儿扭起来。

“热烈欢迎新战友！”的红布黄字横幅高高举起来，口号声响彻蓝蓝的天空。

女兵代表白洁和花淑珍一眼看到中间车厢那些色彩斑斓的姑娘鱼贯跳下，飞起箭步，张着双臂，欢叫着朝她们扑过去，她们就像久别重逢的亲姐妹，寒暄过后，相互热烈拥抱，一双双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嘴唇哆嗦着，显得异常激动……

师长和代表们满面笑容，同新兵一一握手，不断地说：

“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新兵们说。

“同志们辛苦了！”师长说。

“为人民服务！”

新兵们用“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道出了我军的宗旨，也吐露出

他们纯真的感情。

当师长走到女兵中间，和一位姑娘握手的时候，这姑娘两只水灵灵的眼睛好像会说话，两条长辫子垂到腰部，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师长问。

“报告首长，我叫郅玉英。战斗英雄郅顺义的郅，三横一竖一点的玉，英雄的英！”郅玉英像爆玉米花似的一口气说下来。

“多大啦？”师长对这个神气十足的女孩产生了兴趣。

“报告首长，16岁零两个月！”

“不简单，不简单！”师长拍拍郅玉英的肩头，连连颌首。

师长刚要走开，周毅挤过来，扑闪着眼睛，语调提高八度，操着山西普通话说：

“首长还没有跟我握手呢！”

师长看她一眼，“这姑娘也满精神！”他对自己说，微笑堆满一脸，提高嗓门说：

“谢谢你的勇敢精神！志愿军是勇敢者的世界！”

“我们这些女孩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申请入伍的决心书上写着哩！”周毅说。

“好好，这就好，我们这支钢铁的部队，就需要这种精神！”师长高兴地说。

接着师长转过脸去，对报社编辑尚木说：

“来，来，你来采访这些兵妹子吧！”

师长说完向女兵们挥挥手，到前边去了。

尚木走过来首先握着周毅的手，用力地抖动了一下，很快松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同女孩握手，自然有些紧张。他说了句与采访无关的话：

“见到你很高兴！”

“我也是。”周毅说。

周毅也是第一次跟一个男军人握手，而且又是个编辑。他准是个秀才。她的脑子抓紧时间闪了一下。谁说当兵的都是大老粗？粗中有细嘛。她要认真地看一下这个“大老粗”一眼，没想到和尚木的眼光打了个遭遇战，然而只是那么一瞬，又分开，周毅脸上一边飞上一朵红云。

“请你准备一下，我一会儿要采访你的。”尚木像约稿似的对周毅说。

“我也很想跟你聊聊。”周毅微微点头说。

“编辑同志，还有我一个！”郅玉英唯恐漏下似的补充一句。

“谁都行，你们这些妹子兵可以对我实施轮番轰炸！”尚木是韩信用兵：多多宜善。

“太好了……”姑娘们高兴得蹦起来。

“再见！”尚木转身向师长那边走去。

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女兵代表花淑珍似乎刚反应过来。她想，这不是在我们家住过的那个尚木大哥吗？没错儿，就是他，她略一思索，刚想叫一声：“尚木大哥！”遗憾的是尚木已经走远了。她直后悔，分秒之差，就错过了今天的邂逅相遇。

“嘀嘀嘀……”担任军列车长的刘参谋吹着哨子，双手卷了个喇叭筒，喊道：

“集合了！集合了！”

学生兵们迅速在月台上形成了整整齐齐的十几个方块队形。

乐队停止吹奏，秧歌队收拢站成一行，代表们分列两侧。

月台上一片静悄悄。

“立正！向右看——齐！”刘参谋下达口令，“向前看！报数！”

“一、二、三、四、……”新兵们一报一甩头，女兵们声音响亮清脆。

“稍息，立正——！”刘参谋来了个半面向左转，抱拳，向师长跑步过去。他跑到距师长5米处，“咔”地立定，行军礼，师长还礼后，他精神抖擞地报告：

“新战士288名，其中女兵26名全部到齐。请首长指示！”

“把队伍带到中学去。”师长说。

“是！”刘参谋跑步到队伍中间宣布：“按一、二、三中队的顺序齐步——走！”

横幅标语和彩旗打头，乐队和秧歌队随后，方块队一个跟一个离开了车站。

新兵们走在大街上，仿佛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

“一、二、三、四！”刘参谋领喊着。

“一、二、三、四！”新兵们喊出了一个声音，好像在为他们的正确选择高呼万岁！又像吹响了进军号。

女兵们喊“一、二、三、四”真叫有滋有味。她们不仅比男兵多一些颜色，而且多一些声音。她们通过喊“一、二、三、四”唱出了自己心中那首雄壮的歌，圆了少女们早已憧憬的那个绿色的梦，表达了她们崇高的理想，在军旅中留下了她们青春的情影。

T市出现了满城空巷，万民齐欢的景象。

夹道欢迎新兵的市民们，看到新兵队伍动作那么认真，那么神气，特别是女兵方队，就像竞技场上的健美明星参加入场式，这块美的精彩世界，步伐整齐，女兵们成为令人羡慕的军中骄子，她们将把美好的青春和少女的爱心献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

“你看人家这些妹子，穿上军装都像花木兰！”一个标致的小媳妇对身边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说。

“老婆子，这些新兵肯定在学校里参加过军训，你信不？”一位手持烟袋的老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歪着脑袋对老伴说。

“哼，不懂装懂！”老伴冲他撇撇嘴笑了。

三

女兵入伍后，都要过“三关”。

这第一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男兵相同，就是统一发型，头发一律不准超过耳根，不同的是男兵必须剃成“和尚”头，这是为了在战斗中负伤时便于包扎抢救。据说，师长对理发问题要求特严，他经常到部队进行“突然袭击”，集合部队脱帽检查，如果发现谁私自留了“洋头”，他马上进行严厉批评，并下令说：“统统给我剃成光头！”女兵们想，既然要参加志愿军，命都豁出去了，剪掉条辫子算个啥。就这样，女兵的头发被列为一号“革命”对象。在统一理发那天，女兵们都愉快地把自己的头发交给理发员去处理。理发员对女兵说：“你们在我的刀下丢掉了头发，却获得了一个军营倩影。”唰唰唰，不到两个小时，女兵们一律的呈现了“毛盖子”发型（这是部队给齐耳发型取的雅号）。

理发员走后，女兵们掏出镜子，认真地观察自己的形象。

邳玉英手持的镜子里，齐耳发冲她飘，圆圆脸冲她笑，两条粗大乌黑油亮的辫子不见了，可是她还没有脱去任性和富于幻想的女孩气。这不是我吧？她想。别冒傻气了，不是我又是谁？别人的脸都装进她们自己的镜子里。她下意识地攥了一下右手，两条辫子浑身抖动了起来，好像说：“我实在不忍心对你说再见！”她对辫子说：“你伴随我从女婴长到花季，我好比一朵花，你好比绿叶，把我衬托得更漂亮了，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抛弃你，我要把你寄回家去，告诉妈妈，说你是我花季的宠物，一定要精心地把你保存起来，等我抗美援朝凯旋归来再相会。”大辫子高兴地点点头，一口气说了一串：“谢谢！”

周毅把剪下来的头发留了一缕，掏出一条洁白的新手绢，认认

真真地包起来。她深情地看着这个小包包，抚摸着……她托起小包包，凑到眼前，紧贴着脸，像在小心地呵护、阅读着什么。水葱似的姑娘脸，滚着细碎的泪花。她怎么也忘不了，她在学校里参加文艺演出，扮演一个采茶小姑娘，就是在这缕头发上扎着一对红蝴蝶，她身穿绿裤红袄，腰扎天蓝色绸带，舞步翩翩，蝴蝶结一抖一抖的，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身……可是她包起这一缕头发准备做啥？

周毅从沉思中猛醒过来，她回头一眼看到史秀兰把刚刚剪下的小辫装进衣兜里，她那本来就清新、俏丽的形象和甜美劲儿，就更给人一种俏小妞的亲切感觉。

“秀兰，你剪掉两条小辫，不但没剪掉美，倒锦上添花了！”周毅赞不绝口地说。

“周姐，你这么一说，我就不懊悔了！”史秀兰笑花一脸。

“为啥？”

“我想剪辫子以前该去照相馆留个影作纪念。”

“女兵剪辫子是入朝参战前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知道吗？如果你照个带辫子的相，就好比把‘清王朝’永远留在自己的头上，那样会让你后悔的把相片撕成碎片的。”

“听说给女兵剪发引起了不小轰动，连师长都亲自过问，了解女兵在剪发的时候有没有哭鼻子的。”

“有。”

“谁？”

“我就是个，我就不赞成搞鸵鸟政策，采取不承认主义，还是实事求是好。”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

“还有我一个。”柳千凑过来冒了一句。

“你哭啥？”周毅说。

“俺妈说俺留披肩发好看，将来……”将来怎么着，她没往下说，让别人去琢磨吧。

“原来你是个怕嫁不出去的姑娘！”史秀兰说。

“才不是呢。我总觉得一个妙龄少女，剪个‘毛盖子’，变成女不女男不男的……”柳千也知道这话并没说清楚。

“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刘参谋不是说过吗，当了兵，不管你是什麼性别，民族，都要服从‘五统一’。女兵剪齐耳发，这也是事务长吃黄瓜——军事需要。”邳玉英像指导员讲政治课似的说。

“姑娘们，你们在谈论什么热门话题？”白洁走过来插了一嘴。

“白姐，你们剪发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的一刀切？”邳玉英像抢头条新闻的记者似的说。

“我们那时候很简单，理发员是‘周瑜’，女兵是‘黄盖’，三下五除二的咔嚓完了，就行军打仗去了，谁还来得及有这想法那想法的。”白洁眉飞色舞地说。

“那你们把剪下来的头发是咋处理的？”史秀兰说。

“军队就没有编制头发‘安置办’，有的抓起一把头发，朝空中一扬，告别娇气，换一身兵威。

女兵们一个个扑闪着大眼，听得入神。

“嘀嘀嘀……”突然传来一阵哨声。

“女兵们都到操场集合！”王管理员像男高音似的喊道。

女兵们奉命在操场上整整齐齐地站好了，直挺挺的，像苗圃里的小树。没有一人说话，也没有一人乱动，她们谁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管理员令4个战士将几个麻包打开，一套套崭新的女式棉军衣和洁白的衬衣露出来，女兵们这才明白：要领军衣了。这就是所谓的第二关——“包装关”。管理员成立正姿势站在女兵面前，手里